

文艺评论

乡土文学的新时代与新样态

□傅修海

从文化情怀的古典、民族传统的亘古、生活题材的壮阔,以及传统思想根性的悠久而论,乡土文学堪称中国文学的大宗。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的乡土情怀的记忆元素,如李锐的《太平风物》副标题“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所标注的那样。不同历史时期的乡土文学,人们自然也有不同侧重点的体会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乡土文学的确认是与中国人命运同频共振的文学,是与中国人历史进程与时俱进的文学,寄托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诸多想象和向往。

社会学家费孝通有个经典判断:“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中国长期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历史悠久,人们对农耕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认同和情感记忆。在民族文化传统意义上,田园乡土不仅是文学书写的主要内容,更是情感家园的河床,是文化认同的血脉根基,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民族家国情怀的依归。这种古典情怀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历千年积淀,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记忆。

鲁迅先生说乡土文学是一种“侨寓文学”。现代中国的转型与社会变迁,出现了一大批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流寓者,这种单向度的知识者群体的城市化进程,也就是现代中国规模化了的“城一代”,也就是城漂一族。这个群体中自然包括第一代书写现代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他们书写的对象是乡村,尽管已离开乡村,但乡村是他们的写作资源,也是他们观察和想象城市的经验参

照物,书写着与乡村现实空间上的距离感与情感上的怀旧风,共同造就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认知。这种乡土文学,是对乡村的回望,既针对空间,也针对时间,带着审视和乡愁。

显然,乡土文学的当代化是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的。乡土文学的当代进程是乡土文学书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互动关系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学呈现,就是乡土文学对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动的文学观察与书写实践。矛盾认为乡土小说要呈现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人与土地的关系考察,恰恰是最能呈现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命运与挣扎的窗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有一个时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当下中国作家要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就是与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相匹配的新乡土文学。

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或者说乡土文学的新时代,关键在于对于土地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在此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由于国家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局限,中国人对于土地的认识是基于活着的彼此执着与分享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历经活下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不仅是生活的工具和基础,更是美好生活的对象本身。

新时代的乡土文学书写,乡与人之间,追求的是和解的、和谐的关系。乔叶《宝水》就是这样的一部和解之书。小说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故事场景的设置,与当前乡村振兴的进展前沿形成呼应,书写了一场城乡观念的和解之旅。和解的起点是地青萍决定下乡的那一刻。从此,

灰乡情结和原乡情结在人物内心世界和文本基调层面互相扭结,彼此轮转,最终升华到了合二为一的新状态,不仅有来自城市视角的认同,也呼唤和接纳了乡村世界的伦理,整合了城乡二元的生活观念和精神气质。如果说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下乡只是参与乡村的生活,那么张行建的《春满石崖村》就是直抵中国农村扶贫与乡村振兴事业。小说从石崖村脱贫致富的艰难历程,写到乡村振兴在石崖村的现实完成。从深度扶贫出发,到向振兴乡村进军,其间塑造了李明绪等一批在新时代亲自践行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乡土文学英雄群像。

李春平的《艾可喜家的乡村故事》,则从土地与人的关系切入,作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探索和思考。建设美丽乡村,需要的不仅是小洋楼、小汽车,不仅仅是村村通的道路硬化和花草草的美化,更需要召回人心、

唤醒乡愁、激活文化、留住记忆、巩固认同。让游子回家,让田园的炊烟重新飘起,人心扎根,土地才能苏醒。土地活泛,乡村自然就有了生气。新的乡村世界,新的乡土文学,需要的是一个广阔无限的世界,它需要思想和文化,需要艾小艺这样充满朝气、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新时代“农民”。

不仅如此,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张者《拯救故乡赵家庄》中的赵建斗、傅泽刚新作《大地因此有了新意境》中的大学生村官麻小坡等,这些“城归”青年典型代表,以及季栋梁的《上庄记》、江觉迟的《雪莲花》、刘云霞的《石头沟》和柏祥伟的《亲爱的小孩》等作品中的那些扶贫干部,也都是乡土文学美丽新世界的生力军。他们在学业与事业有成后不忘反哺家乡,身体力行,最终成为整合乡村产业在地化资源、引导乡村空间多样化重构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乡土

文学的新时代,是新人崛起的时代,是生态文明崛起的新时代,是审美开创新生活的新时代。文学筑就梦想,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就是要开创新的山乡巨变,巨变的不仅仅是山乡,更是人与山乡的关系。

鉴于此,新时代的乡土文学不再是土地对人的束缚与人对土地的改造,不是人与土地的“殖民”关系,而应该是人与土地的互相成就、互相发展、互相欣赏的审美关系——生活新状态,以及生态文明——文明新形态关系。毕飞宇认为,“殖民——拥抱,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发生在中国乡土上的两件事情,也是我们与世界的两种关系”。新时代里乡土文学的新样态,固然是在拥抱的这一极,那么,我们的乡土文学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可能呢?

美丽乡村也好,新农村建设也罢,即便是城市群建设,都着眼于文化、审美与生态。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因此更加注重乡村风景、风情与风俗的独立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自信的书写,这些原本作为猎奇性质的文学元素开始渐渐显现出独立的文学风景意义上的价值。生态的自然观成为新时代乡土风情、风景、风俗书写的核心理念,徐刚的《自然笔记》、沈念的《大潮消息》、彭学明的《马王溪光景》、郭保林《那片年轻的土地》等都是代表,付秀莹的《陌上》《野望》更是为文化风景的日常化提供了注解。

一言以蔽之,人与乡土的审美关系,人与世界的生态文学新样态,不仅是乡土的,也是整体的;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生活的;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

生活感悟

小满记忆

□陈文波

每个人的儿时,总会遇到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一直把你的爸妈挂在嘴边,当成榜样,督促你上进。

我的儿时,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就叫“小满”。

那时,我不知道小满是节气名称,还以为家中满子(客家方言最小的儿子)的意思。现在回想,小满父亲真会取名,一家三兄弟都与季节有关,都很优秀,尤其是小满。从小学到高中,他就这么一直优秀在整个中医院人的口口声声。高考时,小满上了清华,一骑绝尘。

们南方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苦菜。

闽西人大多都有吃苦菜的记忆,春风吹,苦菜长,它形如小小的野菊,漫山遍野肆意地长着。饥荒年代,苦菜帮助许多人度过青黄不接的年代。

直到今天,闽西人还喜欢苦菜,苦菜干小肠汤已经成为当地一道名菜。这应该是一道极有味道极有挑战性的食物,怎么形容呢,炖煮此汤时,满屋子都是臭袜子的味道,实在是一言难尽。不过,夏天的时候喝这道汤,倒是好处多多,清火解暑。

中医说,苦味可以泻火。夏天火旺,多少还是要吃点苦。

说来也巧,夏天需要苦味,苦瓜就在夏天,这也许就是自然规律吧。母亲尤爱吃苦瓜,苦瓜炒蛋,苦瓜炒肉,酿苦瓜,变着花样给我们做苦瓜。她的观点,不时不食,冬吃萝卜夏吃姜,苦瓜清火,夏天最合适不过了。



诗路花语

岁月,总是站在你那边

□蓝光

你无言且悄然,用你的点滴积累的绿色
为注入活力的生命呼喊
而我每天安静地取下日历
撕去旅程中的披风斗篷
不再向着风车的方向冲刺
奋力挥手招呼夕阳
一起坐下,看看你
一天天天地长大

你经历风霜雨雪
你也不怕黑暗和孤独侵扰
你我都是完美的苛求者
你展枝吐绿,我发呆幻想
岁月,总是站在你那边

但我也不是一无所
我看着你长大,那种得意
便是岁月的补偿
我从不祈求你长生不老
正如不奢望自己一样

一个简单的你对你的奢望
就是看着你成长
人生有许多生命的窗口
我选择了和你私会的半公开的这一扇
我的诗歌是与你沟通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感觉我发呆时便通灵了



今日小满,突然想起这段往事,并非忆苦思甜。只是由衷地想感谢我的父母,因为小满的优秀,他们很早就接受了我的平庸,并没有逼着我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中考时,小满中专吃香,包分配,我想读高中,他们随我;高考时,他们希望我念本省学校,最后也由我自己选了志愿。我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他们也能表现得很满意的样子。

也许,这就是小满的状态,小小知足,小得盈满,花开半开,酒饮微醺,这就够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与小暑对应大暑,小寒对应大寒,节气中,却没有大满,可见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人生不求大满,小满即是圆满。

小满未满,这是夏天最好的节气。此时,天热起来了,但还没到必须开空调的时候,这是最舒服的状态;水果季开始了,“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云霄的枇杷、龙海的杨梅已经吃过,而接下来,还有荔枝、龙眼、水蜜桃……即将轮番上阵,可以期待,这又是一个齿颊留香的夏天。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说的是麦子将熟,正青黄不接时,我

《芙蓉镇》里的胡玉音,容貌出众,心地善良,且做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米豆腐”,有“米豆腐西施”之称。古语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谁能料到,胡玉音由此而在一场恩怨恩怨、爱爱仇仇的人生悲喜剧中充任了主要角色。

我曾经揣想,胡玉音卖的“米豆腐”,就如我家乡所谓的“米冻”吧?我甚至认为,家乡的“米冻”要比胡玉音的“米豆腐”更胜一筹。顾名思义,“豆腐”者,稀松柔软也;称“冻”者,结实坚硬也。

我的家乡位于连城长汀交界的松毛岭之麓,古称“河源十三坊”。每年岁尾,村子里飘着一阵阵蒸着“米冻”的气味。此时大人们心里或浓或淡地涌出一年就要过去的惜别之情;顽童们呢,追追赶赶,高声嚷嚷:“快过年了!”

记得十来岁时,我是把参与做“米冻”当成一件乐事的。一群伙伴邀齐了,背上小砍刀,到山坡上,到小河边,寻找一种叫“黄荆”的小灌木。不一会儿,每人都抱了一大把,叽叽喳喳回了家。把“黄荆”剥成段,

再一副两半,用清水冲净。这时候,哥哥姐姐们已经把一大桶泡过水的白米磨成了浆,母亲也烧开了大半锅水。把“黄荆”倒下锅,待清水变成黄汤后便捞出。这时,母亲把闲人都

架宽大的灶膛内,两三丈钵的“米冻”分别置于前锅、后锅、尾锅,罩上大木盆。于是,“咕噜、咕噜”,从上午一直煮到上半夜。如此熔炼,“米冻”冷却后,就有了恰好的硬度和韧度。这后面一道工序,或许便是“米冻”与“米豆腐”的分野所在。

大年初二,亲朋好友开始相互走动了。客人来到,上的第一碗菜:炒米冻。薄薄的切片,夹在筷上,瞅一眼,金灿灿,亮晶晶;抖一抖,颤悠悠,柔而刚。碗面上撒着大蒜叶、胡椒粉。一进口,客人都舍不得放下筷子了。远客临行,主妇们都会切起一大块“米冻”,贴上一张红纸条,算作一件礼物。“河源米冻”的名声,就这样传往四面八方。

我住进城里后,“米冻”吃得少了。亲邻捎来几块,我亦当作珍品转送友人。一者手头涩滞,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品;二者想来“吃”也是一种文化,有此“乡粹”,值得宣扬。倘若真有芙蓉镇和“米豆腐西施”,把胡玉音请到河源,交流交流,岂不是一桩美事?

乡村情怀

家乡米冻

□黄征辉

赶出厨房,关上门,把米浆倾入锅中,用锅铲不停地搅动。灶火熊熊,半小时左右,“米冻”粗坯形成。将其舀入两三个敞口大钵。舀完后,母亲铲起又香又脆的“米冻”锅巴,让我们解馋。接着,母亲把硬木疙瘩

初次踏入赵家堡,这股来自千百年前历史的涓涓细流,流淌在我的心间。

赵家堡坐落于漳浦县湖西硕高山下,是南宋末年皇族闽冲郡王赵若和流亡避难隐居,并由其后裔兴建的一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带着延续姓氏文化的希望,一代又一代赵氏族人聚居于此,不断发展,于是便有了世外桃源般的赵家堡古建筑群。

从北门“硕高居胜”进入,映入眼帘的是两片湖泊,总体水源不通,一边地势较高,水质清澈,花草虫鱼生机勃勃,是为杨湖;另一边则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是为潘湖。在泾渭分明的对比之中,沿着石桥漫步,南宋风云的点点滴滴如过眼云烟般在眼前飘过。穿过潘杨湖,一座坡度奇陡的小桥出现,历经千百年风雨,这座石桥依然挺立在此,未曾动摇。它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极为相似,是为泮派桥。

穿过泮派桥,便到了整个赵家堡建筑群的核心——三堂官厅。整个官厅为三进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第二进。第二进开中门和两个偏门,中门两侧设有两个工艺华贵的石雕,成一对石鼓,石鼓圆润光滑,两侧分别伴随着蟒

游目骋怀

百年古堡寄乡愁

□杨雨林

蛇、凤凰图案,寓意吉祥。中门的门槛高,相传古时候很多高官大臣拜见赵范,都必须从此门槛经过。跨过将近一米高的门槛,突然一股神奇的木质香味扑面而来,香气缭绕。抬眼望去,“福耀贺兰”牌匾正中悬挂于官厅内,下设神龛供奉赵范父子的牌匾,庄严肃穆。从偏门去往三堂的路上,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微笑着注视我们,嘴里还用独属于当地的闽南方言向我们表示着欢迎,从她被岁月洗礼的皱纹中,从她极尽期待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了千百年前大宋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国遗梦和悠悠乡愁。

日头渐渐倾斜,不知不觉行程已经过半。民宅厅堂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屋檐上的彩塑依旧鲜艳明朗,在阳光的照射下,似乎也跟我们一起向前奔跑跳跃。“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彩塑雕刻了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既有傍晚时分的静谧安详,又有开春时节的喧嚣灵动,形成了一幅灵动的春日花鸟图。青砖红瓦,绿树黄鹂,这种独属于南宋遗民的浪漫正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其中最出名的当数南三堂的忠堂、志堂和惠堂,以前是作为私塾教育孩童而存在,现在则开辟成了历史展览馆,诉说着南宋王朝的波折经历。民宅门口很多的木雕已经陈旧,风吹日晒之下,好像与历史长河融为一体,逐渐隐去。下一个转弯,

“完璧楼”到了。

这座气势宏伟、高昂雄壮的土楼,是赵家堡内部建筑独树一帜的存在。完璧楼并非孤立无依,周围还伴随着传统的两层楼房,整个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天井院落。天井深约两米,在一个不起眼的边角处,有一条半人高的密道,和平时期可以用来储蓄水资源,战争时期则可以出奇制胜,进行粮食传输和信息传递。相传清末民初,日寇常常到此偷袭,甚至还有大军围困整个赵家堡长达三个月之久。但赵氏族人以此密道,多次往返于外界,得以击败日寇,获得这场僵持战争的胜利。除此以外,完璧楼内部的梯形屋顶也有很多排列有序,内宽外细的洞口,狭小到只能供一支羽箭穿行。再加上整个完璧楼外部天然坚硬的围墙,整个密室、箭道、天井融为一体,易守难攻,完美地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御机制,足以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险。这种复杂精巧的建筑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赶上落日的尾巴,暖暖的晚风吹着,看余晖一点点消失在云朵的缝隙,我知道,只要还有这座百年古堡的存在,赵氏乡愁就永远还有属于自己的寄托。

